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八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萃亭

宋徵璧尙木 沈 泓臨秋

編輯

董雲中士開參閱

汪司馬太函集

疏

汪道昆

保定善後事宜疏

保定善後

臣聞鑒在不遠、防在未然、臣為保定籌者是已、管在
正統、虜大入紫荊關、迄嘉靖中警游至、及虜患中薊、

比年始得少休，此則既往之鑒也。薊故邊薄，虜往往得利，日伺之，木嘗忘邇者完聚堅強，數郤虜，脫虜就近，西犯雲中上谷，封守日完，假令出我不虞，紫荊諸關危矣，此未然之防也。臣智識短淺，惡足與計，什全謹酌沿革損益之宜，條爲四事，願乘國家閑暇，及時修明，未雨綢繆，亦禦侮之先務也。

一議駐守。夫易州爲古燕都，東望京師，二百里，西距紫荊關，七十里，秋防則巡撫，自真定移兵駐此，而總兵自保定移兵駐紫荊，伺有東警，則就近勒兵入援。

有西警，則就近勒兵堵截，以故諸部糧餉專設戶部司屬郎署易州，累朝以來未之有改也。近該先任巡撫建議，撫鎮照舊防秋，各標兵悉晉真保木營，遇警然後調發，歲省行糧料草計銀二萬三千有奇，願在癸亥庚午之間，巡撫李遷、李尙智在事，一聞薊警，輒自易州勒兵而東。皇皇然僅以身先諸軍，猶懼不饒。乃今檄兵于往返八百里之外，取辦於呼吸之間，即風馬牛其不相及也明矣。况移兵在戍，則事專而易。齊散而之家，則衆亂而難集。假令司馬以師期來討。

臣不知其何以應之。今巡撫孫丕揚首論及此。蓋嘗身親癸亥庚午之事。不亦蚤計乎哉。臣請自後防秋。撫鎮仍以部兵出守。行糧料草。仍遵舊額關支。凡此非有所增。如之何其以一指失肩背也。但紫荆猶爲內險。設有叅將部兵。而浮圖峪最當虜衝。是爲紫荆門戶。扼虜于險。其必以總兵當之。况標兵旣給行糧。在浮圖猶在紫荆耳。萬一預偵虜有東意。則總兵仍守關待援。移叅將于浮圖。此軍原支行糧。不必另議。總兵東發。則巡撫自易州移兵代守紫荆。比及徹防。

各兵乃罷。皆舊貫也。及照巡撫常駐真定。或以輻輳分心。乃今旣任臺丁。兼以邊備。其必以身程督。庶事集而大有功。自後兩防聽舉。室以行。移鎮易州。以便專事。况距倒馬關僅三百里。亦爲適中。倘遇徹防停工。去醫各任其便。是或一道也。臣又據整飭井陘兵備副使劉世昌呈。本道所轄倒馬關迤西百里爲茨溝營。外通宣大。亦當虜衝。內產礦砂。群聚亡命。先年裁革巡簡。改設守備一員。召募土軍一千名。常川任守。邇來礦徒益衆。已成聚落三千餘家。惡少游民間。

風烏合，動輒張打旗號，懸帶弓刀，原募土軍，實彼黨類。陽則應名支餉，陰則結黨同行。將來奸僞日滋，爲患叵測。合無請以原設守備，改爲備禦都司，請給專勅，重其事權。仍聽倒馬關叅將節制。原募土軍，量爲汰去二三百，即就倒馬關白石口各營調軍論班補之。與之叅錯夾持，以銷陰禍。該臣看議得茨溝非直虜患，患在礦徒。蓋以人情趨利如流，不避湯火，滔滔不絕。遂成江河。守備官薄權輕，見利易動。始而染指，旣而濫觴。臣查得真定城內設有民兵營遊擊一員。

奇兵營坐營一員守備一員官亦備矣龍固關叅將厥有信地顧亦同駐真定嬰城安居何爲者也且二關俱在腹裏視紫荆倒馬緩急相懸臣請以次溝營原設守備所領地方割屬龍固二關叅將裁革本營守備庶幾邊守不踈官事亦擬弭患之一機也。

一議應援夫軍行有車有騎有輜重有步兵法也在薊則講此久矣遼方經始保定猶或未遑責在應援何可無備夷考庚戌之役保定軍軍城西虜一二騎當營殺人雖有嚴命終不敢發一矢無車營也臣請

行撫鎮真保標下，做薊車式，各立一車營，即選標下士馬精壯者克之，每營步騎各三千，即稍減必各足二千五百騎，或不足則求足於各鎮各營，蓋各營率以騎雜步兵，非有行列，自非騎操哨撥，則供將領私役居多，就各營而足之易易耳。兩營束伍授器，一如薊法，即運車用器，有不習者，聽總督就薊選習者訓之，彼此相傳，可以歲月責效，保定兵少，難議輜重營，每遇營警將行，預先雇募民間羸車各二十四輛，運載煤炒糧料隨營以行，計日投資，民無偏累矣。

一議器械臣惟制器利用兵家所先保定狃于承平
土無甲仗今巡撫始受事即爲擘畫僅成軍容臣前
疏已言之矣各軍惟取易辦大半以挺爲兵卒然用
之曾不足以逐狗馬惡能格虜爲也臣據整飭易州
井陘兵備副使高文薦劉世昌呈爲虜衆內附邊患
稍寧乞及時大修邊政以永圖治安事該大學士高
拱等題奉欽依內一款一整器械臣等議得器械不
整以卒予敵委當及時整理但軍士貧苦力不能辦
軍三民七軍器雖解納工部半多不堪若使將價留

在本處給與軍士自行打造公私殊為兩便合無備
行七鎮總督鎮巡等官或應別項討給官錢或應暫
留軍三民七年例各另議奏施行等因到臣臣惟軍
器解部事于成法不容變亂而存留料銀又該閣臣
條議覆奏明旨所當欽遵查得各道呈開留料銀製
軍器非惟於近議允合且與邊衛相同但歲計共銀
二千一百三十二兩五厘每歲槩留恐廢成法合無
自今伊始一以三年為期一年如議暫留二年照例
解部以後週而復始悉照此行蓋軍器三年一造一

修亦可以望堅利矣

經畧京西諸關疏

經畧關隘

該臣看議得我國家定鼎燕都尊居北極薊爲左輔
東扼古北諸口保定爲右輔西扼紫荆諸關先年虜
率西北而東爨未開其後虜數東窺而西陞稍息要
以西酋相近尤當先事爲防茲蒙 皇上納本兵言

獨以築臺守險爲防邊要務此誠明見萬里之外先
得多笑之勝者矣臣等冒然在事敢不踟躕胼胝少
紓西顧之勞乎今該臣等會委曾歷薊鎮邊工將官

會同各道虛心集議，今所區畫亦似位置得宜，拒守有賴，知險知阻，不數不疏，雖未敢遽以爲完，而地力人力單於此矣。每臺必如部議給銀二百三十兩，固不爲多，但地有險夷，功有差等，以薊之上上等等者爲準，議以二百三十兩給之，如上之中宜必稍減，上之下宜必遞減，大約爲之裒益，每座應以二百二十兩爲規，稱物權宜，取彼與此，宜亦可給，計共該銀七萬八千三百二十兩。該鎮主客官軍，共計五萬以上，除兩班戍薊及撫鎮各標量留駐守哨探外，其餘不分

各營各路亦照薊鎮新例每防計軍五百分築一臺
在王兵則終歲駐邊兩防共築臺二座在客兵則仍
舊貫防秋止築一臺大約不及四年可告成事部題
每歲仍將建造過臺數及有功悞事人役各照薊鎮
先年事理分別賞罰最爲有見但今未奉成命已迫
秋防分地鳩工事方經始合聽主客官軍通融營辦
或今歲預先採辦磚灰石料通計下防之數以待明
年併工抑或工料可資即及今修築似難一例通候
來歲歲終計筭在王兵五百名共計三防務完三座

客兵共計兩防務完兩座于此通計殿最以後則各
年課功其工程必先衝次次衝而稍衝最後一照後
開程限期於萬曆四年工完沿河口接鎮邊城則以
渾河爲界渾河陸路自王平口通京師最近水路則
通蘆溝橋今河西築臺一座原隸該鎮地方河東舊
城坡下亦應增築一臺則隸昌鎮近該臣題增薊昌
敵臺座分昌鎮三十座其工力即取諸此抑臣猶有
說焉夫牆非臺則無庇臺非牆則無依京西邊牆新
修類多堅固在馬水口則什居五六在紫荆關則什

居二三。凡此則皆輻輳之區。閱視之所易及者也。其在偏僻深險。又多斷續傾頽。勘得馬水口。應折修邊牆三百九十六丈。應增修一千一百九十九丈。紫荆關。應折修一千一百八十八丈七尺。應增修一百丈。倒馬關。應拆修九百二丈五尺。應增修一千三百二十三丈七尺。見在臺工爲亟。工難並興。俟畢臺工。聽巡撫另議修築。馬水口沿邊林木。內邊修者百里。次者數十里。紫荆關。虎張石。倒馬關。茨溝。營等處。亦不下數十里。此皆先朝禁木。足爲藩籬。訪得易州炭廠。

奸商假借燒炭爲名，通同守關隘官，侵伐沿邊樹木。近該工部郎中楊歸儒出示禁約，第恐此輩猶復覬覦，况今併赴臺工，有事採辦，止許折薪，以克燒造，勿及樹株，亦恐違法官軍，因以爲利，倒馬關一帶界屬山西靈丘廣昌地方，隔省分區，大難禁約。查得先年邊臣嘗以伐木受法，今在畿輔重地，情罪過之。及今修邊，應照部議，申明厲禁，即有通同假借，及乘機盜斫者，比律重科，仍行山西巡撫衙門一體禁緝，繇是而剪伐不及，深阻莫窺，殆亦萬世之利也。

邊務疏

薊昌築臺

臣聞視薊昌二鎮軍馬邊關查議軍餉事畢謹先陳
當務之急以備及時採擇施行竊以薊昌延袤二千
里而還京師距塞外二百里而近宜必設險以守然
後簾遠堂高近該先今總督撫鎮諸臣沿邊築空心
臺一千二百餘座宿兵貯器戍守有常頃黠虜睥睨
石門再至皆敗遁去使非有臺可據安能露衆待之
彼乘我虛誰卜其夜薊莫利於守守莫利於臺此其
明驗較著者也臣循墻徧歷登臺遙觀我國家萬世

夷夏之防。美哉壯矣。凡諸要害。部署已周。獨滌河以東。居庸以西。若松棚諸路中。稍有間缺。大約增臺二百座。始爲完工。查得先任總督譚綸原議。築臺三千座。其後僅舉其半。既又減其半之什二三。徒以物料人工。悉出兵力。計一臺之直。不啻千緡。公帑所饋。十不當一。懼不堪命。不得不暫休之。方詘時艱。非得已也。臣先在行役。輒有意乎增臺。於是猶持兩端。未敢輕出諸口。蓋自邊事起。諸軍日在守邊。比年稍寧。百廢具舉。無論臺垣濠塹。城堡關梁。戎署教場。營房倉

廩他如神祠學舍、公宇、成樓、道路隄防、紛紛諸役、久則累歲、多或千楹、率皆以丁爲傭、不遺餘力。此宜休養之時也。王將以練兵爲職、亦既有年、工作頻仍、竟未遑暇、乃今兵制更始、具有章程、此宜訓練之時也。比臣以會計軍餉、復及春防、查得各兵仍受他工、未得專練、雖云一切工作、莫非公家、要以審擇便宜、則邊臺爲急、與其赴他工而荒本業、蓋自其悉者先之、近謀者言東虜日伺、深東西虜或有東意、有備無患、大非武之善經、與臣請申命境內當事諸臣、及今相

地宜合兵力增臺二百座。祇以一防爲期。往者分工。取數寡而責效衆。及今分數倍省。以衆舉輕。往者給賞。有差每座多則百兩。今亦倍給。使之採擇有資。此以佚道使之。勞不怨矣。即如臺二百座。計直不下二十萬緡。今雖有加。不四萬而足。願行山東河南二省。取解節欠薊鎮民運折銀各二萬兩。辦此有餘。如或未徵。聽彼借解。追補事可立集。不假旁求。倘以春防已深。秋防已邇。今歲但以班軍分應諸役。勿及其餘。期以來春一舉畢事。臺工旣竣。務守成言。自後主客

官軍諸役悉無所與。亟令專習武事。以責成功。班軍精壯者一體練之。次者不隸戎行。使之專任力役。然須以漸修舉。爲之調停。如復政出多門。其不堪滋甚矣。

中飭通州兵馬疏

通州兵馬

議照通州當京師之肘腋。控水陸之咽喉。地至重也。故一城之內。五衛之兵在焉。乃今則惟二千有奇。兵至寡矣。無事則分部巡緝。與軍營之捕兵同。有事則調遣應援。與邊營之戰兵同。亦至勞矣。語其將則署

衛爲分守。迄今未有專營。語其兵。則各衛以邊戍爲
急。諸軍以京操爲利。其剩者爲城操。迄今未有定伍
緣以營制未定。分數未明。故糧雖不克而莫敢言。兵
雖日耗而莫之詰。往年本部侍郎石茂華駐守。親見
其狀。始議及之。次年臣始入部中。次當駐守。祇循故
事。亟就督撫問兵。又查部例。遇警則徵保定三千以
備緩急。于時彼軍之情狀。各鎮之部伍。臣未周知。比
臣閱視。首次通州。各軍皆小枝短衣。苦有饑色。而詰
通州叅將言。彼初至。各軍赤立。偃僕不啻懸鶉。今茲

小杖短衣，猶出督責，借貸取辦，直爲應闕地耳。閱畢則懸鶉如故。又惡能軍，臣惟通州無論國儲，且通貢道，往聞聞者虜嘗垂涎於此。故屬部臣備之，乃今重地羸師，恐非所以示異國也。及臣閱薊手籍額兵，畫地分營，卒無及通州者。旣閱保定，問誰爲守通州，舊皆倉卒以應師期，迄無定議。夫部臣之倚各鎮如此，而各鎮之應部臣如彼，卽有徵召，可爲寒心。顧茲軍僅二千，馬僅五百，誠知其不足賴，亦猶賢於無兵。徒計斗粟束芻，將令空壘以守，疆幹之義固如是乎。且

各衛城搽皆隸守備而通州特設叅將官制自殊有
叅將必有兵營有兵營必有兵額特前此未之講耳
乃今營以通州爲名額以二千四百爲準營額既定
何敢踰額而增兵卽有清解新軍畢入城操之數管
搽則如例月支一石城操則如例月支八斗又何敢
援例而增餉此皆明白易見也况以近京多盜責在
通州而追捕巡邏非馬不可况在防禦調遣尤必資
焉本部議例京營誠爲一體其後止給料草二月不
知其所由來臣請平其議以備折衷亦必以例至兵

爲當馬有倒灰，即照備禦馬例，並免朋銀。止追椿銀，仍聽兌給。頃定兵額，昌平已立軍營，通州亦必得軍營，而後可出城劄守。薊鎮故有戰車，遲重者或病難行，則非趨利遠援，即得車一營，附以火器，足以威敵。雖有勁虜，又何敢薄近郊。比臣議保定車營，亦將爲入衛計。如果調赴通州，則二車營可爲犄角。其利居多。本營額兵二千四百名，則以一千八百爲車兵，五百爲騎，餘爲中軍雜流，亦兵制也。見在不足之數，候清勾選補。不堪營操者，另籍以充城捺。無事，則騎者

分番巡邏步者專習推輓擊刺有事則步騎合營以備戰城搽分陴以布守守城者亦聽叅將合練不以出征如此則兵雖不及三千皆得實力餉雖加給二斗皆得實用抑亦可以爲一旅矣

書

劉大中丞

閩調浙兵

閩中自調浙兵以來三見蕩平屢經克捷莫非其力而浙兵破巢之所俘獲計功之所資予數亦不貲故閩地倚賴於浙兵浙兵屢趨于閩地情事之必至者

也。但一人入伍，則必授一人之糧。一日在營，則必給

浙兵赴

一日之食。即境內用兵，亦不容少。况越境乎？先年募

閩浙兵，利之而浙中無道甚，以為不便，張銅梁在

兵於浙，移文未始相聞。浙人皆聞大寇在閩，不啻蠅

浙頭，患此事數與閩中爭之，而不知閩中亦患浙

集蟻聚，甚者不繇本院本鎮，率多私募私投。彼既擁

兵之踰嶺也

衆而來，驅之出境，恐激生變。故譚公不得為之收兵。

入伍，縛其首事者，重繩之。當是時，寇患方亟，正仰給

于外援，軍儲所供，可取辦于內帑。故譚公猶可調停。

隱忍，然已非其本心也。於是定為分班，移咨請發。正

欲假借公法，禁止私圖，非惟在浙得弭戢於方來，而

在閩亦懲艾於旣往矣其後趙公與譚公意見未協
文法頗繁後之募兵或咨或否又一變也及某受事
之始僅餘帑銀一萬七千而未給當年功級及該季
月糧不啻八萬某朝不謀夕焦勞萬端幸而仰藉寵
靈境內無警即以省一日之食一人之糧於某誠幸
矣繼而浙人得翁開府於閩有若二天何者謂翁視
天下猶一家視不肖爲同氣也某恪守成議凡事必
稟命而後行亦恐舊任義烏或有藉日子民託名報
效如譚公舊時所苦者誠欲申明紀法以寢其謀耳

承翁力排眾議發兵如期功被八閩非直一人之私感也近以義烏縣徐知縣妄報放班兵數十無一歸厯翁致疑責閩查發夫放班舊例出境則有犒賞在省院道親臨教場給之在路則有行糧沿途府縣查照長單給之統押則屬偏裨過關則報期日有司卷牒在在可查若既出境而復私留各兵何所給餉此可坐照而知也至若班兵更番務照成籍點發律以文法允宜遵行揆之人情似甚不便何者浙兵赴戍率以慕利而來得利而歸者則保身之念重而改他

圖不得利而歸者。則趨事之氣衰而復本業。兼以家
人生產。各有緩急。歿亡疾病。不無參差。必順其情之
所樂從。然後可以鼓其氣而使有勇。自管浙兵在省。
亦莫不然。如必人人定籍。歲歲更番。彼之所利者。幾
何。乃束身而編遠戍。惡能強以必從哉。今之計。但當
禁踰額之兵。不當問補伍之數。翁以爲何如。各兵下
班。必赴軍門。查發原籍。似亦便事。但自江山至省。自
省至金華。肅伍而行。非二十餘日不可。一切行糧。夫
船之費。歲計頗多。况旣經二旬。又當議月糧矣。如自

閩給閩方絀乏似難於常額之外加此供需如自浙
給則以境外之役而費境內之財惟翁所裁耳閩中
近練主兵三營漸有成效今所取發已減浙兵三千
自後則主兵以漸而增浙兵以漸而減則應募者日
少操兵者日銷不假科條不煩文法而兵端弭矣。

吳大中丞

平粵寇

札中披示知翁將有事於三巢三巢負固久矣往陽
明先生在事未嘗一日忘之當先生時中外尚多壅
闕乃今聖君賢相操廟筭於中猛臣謀臣張國威

於外蓋千載一時也。故凡一才一藝之士，亦宜乘時感奮，以荅昇平。翁獨物色閩將而推轂之，閩將敢不用命。顧閩於粵爲隣國，不肖於戚將軍爲同仇。屬有吳平之役，日夕與戚將軍討諸便宜，敢不自盡其愚。惟高明財擇焉。一曰議餉。夫居常而視三十萬，亦云不貲。竊計巢賊三萬有奇，三部分兵，亦必各具三萬。而後可以議戰守。假令簡師縮餉，大約非六七萬不可。今茲議餉之數，僅足三四月糧耳。戰具行糧功賞不與焉。縱使有征無戰，一鼓殲之，如期而往，如期而

旋計日授糧猶若不給彼或據險死守未可急攻盡
氣狂奔未可邀擊師老財匱其謂之何二曰議兵集
賊盤據百年擁衆三萬閩先後當事者屢欲興師彼
亦慮深而謀豫矣夫以一夫當關之險數萬守之此
非節制之兵誠難進取乃今三部節制果孰爲優大
抵俞將軍之謀畧石將軍之威名固皆一時之選顧
其所部非降卒則撫民或土兵耳此輩烏合不馴陸
梁難制竊恐二將軍或未能責其一用命又惡能
制敵之死命乎哉所云節制之兵威將軍是已然成

閩之衆。不過萬人。方剿吳平。尚未畢事。幸而事畢。彼將奔命不遑。但閩事初定。內而彈壓。外而防禦。不可一日去兵。倘然以其節制足賴。使得一當賊鋒。則必以三萬往。雖盡發閩戍。猶不足以當什之三。閩戍既空。設有一夫不逞。戚將軍內顧。且不暇。惡能舍已田而芸人之田。故必以浙兵戍閩者。留閩一年。不必更代。亟請發銀數萬。屬戚將軍赴浙召募。先後新舊下班之衆。一如赴閩之初。則三萬之師。庶幾可集。然浙江軍門。方有厲禁。凡將士戍閩者。一切以法繩之。不

稍貸願請明旨令其同浙江軍門徵發他日亦同浙江軍門論功然後乃無阻格耳三日議責成俞將軍夙管名將習地利盡虜情乃今贊帷幄之議者必俞將軍也惜其獨有深沉之畫苦無素練之兵他時將屬大計知翁必不以俞易戚矣夫耕問奴織問嫗必先盡其慮而後可責其功俟吳平事寧願相期爲會面盡機宜執其先資之言彼當思所以成其信矣

序

大將軍戚長公應詔京師序

將畧

往余有事閩越蓋與大將軍俱事平則大將軍留城

閩越今上即位匈奴入西北邊上用群臣言趣

召大將軍以備緩急往余與大將軍言邊事大將軍

率以為難其言曰西北視東南難者五島夷航海至

與此言五難亦有相合者

其大舉不過二萬人匈奴伺邊往往不下數十萬邊

地凡數千里備廣而力分彼以全力而趨一軍無堅

不入一難也島夷袒裸跳梁鬪在五步之內匈奴控

弦鐵騎卷甲長驅疾若飄風士馬辟易不暇二難也

中國所恃者火器耳北風高厲胡塵蔽天我當下風

王元美馮紀效新書序末一段。

火不得發。三難也。鳥夷來去有時。非時輒不能涉海去。譬之射隼。亡能出吾彀中。匈奴所至無畱行。去則鳥舉。終不可制。四難也。薊遼宣大藩衛京師。或在吭背。或在肘腋。以故列鎮相望。畫地守之。彼界此疆。不啻秦越。號令不一。烽埃不通。雖有聲援。鮮克有濟。五難也。有一于此。猶將不振。况五乎。余惟匈奴雖疆。漢數能得志。卒使王庭北徙。封狼居胥以還。漢之力臣。衛青霍去病。數人耳。彼或郤兵法不用。徒以天幸得完。大將軍以節制聞。何論衛霍。假令受西北事。顧安

所決策哉。大將軍謂余繼光何敢策事，即使待罪西
北，直以不肖之身從之，無益也。五者之難亡論已，今
即議戰，其何以當戎行。禁兵則恣睢，召募則烏合。徵
發則道散，分戍則坐饑。弊久矣。誠得寬文法，假便宜
簡裨將三十人，分募邊郡諸縣之士，合三千人爲一
旅。將以裨將。縣令爲監。兵甲餼糧各以縣給。爲之部
署。或以車。或以騎。或以步兵。合三旅爲一部。將以偏
將。執憲爲監。合十部爲一軍。主將將之。監以督撫視
浙。兵法分合更番訓之。三年乃始議戰。戰則以車距

敵以步應敵。敵少却則以騎馳之。必俟虜有可乘。然後出討於塞外。方其未集。吾可得志。不難幸一擊以張軍聲。虜必大創。是則以奇爲正。以衆乘寡。以實擣虛。法也。此衛霍疇咎之事。繼光寧詎能乎。余善其言。業已志之心矣。乃今奉明詔以往。大將軍果以爲難乎。抑易邪。世久承平。右縉紳而左介冑。徒以文墨議論。求多於封疆之臣。其在外藩。非旬月不達。即失利庶幾。猶及於桑榆。邊地密邇京師。朝發夕至。一聞告急。詢詢然群起而督責之。彼且未遑以一矢相加。已

以故戚將軍在薊鎮。不事戰功。一以守邊爲至。

從吏議。雖有衛霍。曾不能自堅。乃若孟明。俘囚李牧。入保。又惡得免。凡今在事。不啻負錢而行。此之爲難。難可知已。即使當大將軍議。必三年而後有功。彼或見卵而求晨棄。齊䟽而急袒免。一齊衆楚。大將軍其謂之何。在易之師。二多譽。四多懼。遠近異也。近則瑕疵易生。故必以退爲進。待時而動。夫非社稷之役乎。哉。顧任用何如耳。管之命將。闡以外悉制之。蓋專則成。不專則敗。長子帥師。君命三至。專矣。假令多所沮撓。徒使弟子參焉。一國三公。不敗何待。安危在出令。

存亡在任使，固非虛言。雖然，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功。方叔之平蠻，荆由北伐起，故其詩曰：薄伐獯狁，蠻荆來威。此非直以積威薄之功，見而上下信矣。大將軍由閩越以北，其積威何可勝言。海內方推轂，大將軍無不信者。大將軍非常人也，果以爲難乎，抑易邪？

御史中丞張公平蠻序

討平八寨

夫治莫盛于唐虞，而有苗以逆節著，猘云于羽來格，其族類迄今存焉。我國家用夏變夷，廣聲教而寬文

法三楚百粵，並建督府彈壓之，其後酌緩急之宜罷

楚存粵，自備襄毅以嚴治粵，功用乃興。嘉靖初，王師

言于文茂也

入粵，振歸旅以乘，八寨破之，師無畱行，僅僅底績。卒

之兵端未弭，屢屢執言，其在中年，島夷伺東南入，自

吳及浙，自浙及閩，管皆隩區，節鉞之臣出矣。粵故與

倭爲市，其末中粵愈深，加以山海淵藪，乘亂爲虐，腹

心之寇，不服爲謀，一何棘也。人言吳浙癰也，毒自外

傳之，閩其疽乎。毒自中潰，粵猶之癰也。蓋與有生爲

始終，雖有國醫，鮮不狼顧。及胡少保平吳平浙，余幸

從譚襄敏平閩。顧惟兩粵紛紛。日不暇給。東事急。則粵東置開府。而督府西攝蒼梧。西事急。則粵西置開府。而督府東攝肇慶。其西置則自殷開府始。于時有古田之征。八寨包藏禍心。託歸順以緩天討。會露師東粵。開府督兵而東。山海以次蕩平。尋拜計相。上書言百粵底定。不者惟羅滂。臣且行。其以俟代者。及凌司馬代督府。羅滂遂平。八寨肆爲無厭。乘時蠕動。及司馬人參贊。壹如鄉者言。羅滂伏誅。不者惟八寨。裘而狐白。羔袖何爲。是在任事者圖之。胥後舉。及劉司

馬代督府、而張中丞撫粵西、八寨稱亂、有徵、罪在無赦、督撫上其狀、請加兵。上以爲然、第毋以徵發擾境內、于是徵兵十萬、悉屬總兵王尚文主之、請餉五萬、悉屬叅政彭文質主之、分部、則叅將李應祥、倪中化、于嵩、張榜爲四軍、分地、則三里忻、城夷、江上林爲四哨、分督、則副使陳俊、侯國治、叅議姜忻、李一迪爲四監、督府遣故叅將梁守愚、振鐸從中軍進、于是爲期日、自歲十二月辛卯、迄于春三月壬寅、胥命、及期、鼓行並進、賊黨殊歛、距守、我師四面傅之、旣奪據畢、

登、退保故穴，乘勝而掃諸穴，有亡命者悉搜之，俘馘萬四千五百八十二人，殲尸三千餘衆，蓋延袤五百里，諸部落悉平。胡直指方按部紀功，與班師會，旣多其以全取勝，勒石而銘其功。夫事有似難而易者，首事是也。有似易而難者，成事是也。首事難矣，上之慎慮而勤，下之熟慮而從，譬之射然，以虎視石者也。胡少保之在吳，在浙，襄敏若不佞之在閩，司徒之在古田，在東粵，皆是也。成事無難矣，然而氣盛則驕，驕則惰，今煩則玩，玩則偷，上情下偷，惡用九仍慎終如始。

乃可及泉。今督府中丞之弭粵西，皆是也。蕞爾八寨，曾不足以當一隅。夫復何難。要以盡萬國而舉十全，誓將罷尉徹埃以相休息，難之難者也。疇昔古田之役，宿將藉王翦爲高談，如必舉兵，非數十萬不可。乃今發檄徵十萬，卒用七萬，衆不勞矣。晉殷司徒獻捷，譚襄敏顧不佞言，使吾黨與司徒並驅，即制勝無讓。獨軍興七萬，足用殆非吾兩人者能。乃今請餉五萬，卒用四萬，而有贏餘財不費矣。不勞不費，獨成人所難成之功。期無負天子之力，臣益社稷之伐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三十九

宋徵鋒上木 徐孚遠賢公

華亭

陳子龍臥子 顧開雅律南

編輯

宋存標子建叅閱

張居竦集

頌

張佳胤

曾中丞平戎頌 平戎

予覽漢事當建武元狩之間武帝撻伐四夷既擊破東越番陽令唐蒙上書通夜郎為制越一奇乃拜蒙

皇明經世編

張居竦集 平頌

平露堂

中郎將、發巴蜀卒、自焚指、犴犴、何戍、轉相餉、數歲、道不通、士卒死者甚衆、而西南夷數反、發兵耗費無功、卒用御史大夫公孫弘議罷之、則戎裔黠悍、恃險憑陵、內地有由矣、唐宋以還、外示羈縻、多叛少服、明興威德震于薄海內外、所謂朱提南廣之族、編戶內屬、即不至若唐宋肯深入大寇、而矯虔叵測、天性然也。累朝勤師問罪者八、而惟成化之役最大、卒至師老財匱、僅一創之、而士卒物故亦畧相當、邇年族類旣蕃、日起戎心、當事者率謂財訕舉羸、稍示包荒、遂遂

撫挾遂輕內地、構釁土司、劫殺長吏、獻畝爲墟、行旅
爲虜、鼎鑊六邑之嬰孩、以釧孕婦爲娛樂、維我天
子聖神、暨于將相、揆文奮武、鯨波偃于東陲、閩烽銷
於炎徼、毳幙名王、束身歸命、顧恐西南赤子、向隅泣
哉、適惟今皇帝諒陰之歲、浴于廷臣、擇可紓西顧
之憂者、僉若曰、惟太僕寺少卿臣曾某者、昔宰蜀邑、
治行異等、開府西征、疇如斯人、上乃降璽書、授節
鉞、一切蜀事、聽公便宜、公下車、按行要害、拊循其人、
民于是力排羣議、上表出師、選將領、徵酋夷、儲糗糒、

簡士伍。格賞罰。除器械。申號令。次第臚列。受成。廟
算。恭行天討。大夫策士。畢慮獻奇。鷹揚爪牙。尚迪果
殺。兵革犀利。有虎視平吞之氣。公下令曰。蠢茲犬羊。
難以化惠。惡貫滿盈。實天厭之。惟爾大小文武將吏。
及二三酋長。尚念國恩。共伐有罪。若不共命。予誓不
與賊俱生。且將孥戮於汝。總兵官劉顯等。頓首轅門。
矢心奉命。時計所籍土漢兵十四萬人。遣將分布有
差。而顯寔總之。設奇襲險。無雨晴晝夜。猱升縋引。皆
以一當百。九旬之內。一舉而拔凌霄。再舉而拔都寨。

再舉而拔九絲。拔他大小險砦者六千有奇。擒斬夷人四千六百一十有五。內稱王者三十六人。安集者三百八十一人。焚墜死者無算。拓地方四百餘里。獲蜀漢銅鼓九十三副。它夷仗頭畜無算。疏聞。天子大悅。爲告廟獻俘。坐明堂受捷。百官舞蹈稱萬歲。以戰功付史館。著在竹帛。以古器陳于大宮。用表武功。特晉公右副都御史。廕一子太學生。顯以下論功有差。公請于上。建城置吏。欽定戎縣曰興文。所曰建武驛曰都寧。舍曰恒裕。他山砦名。則公所自

易名號更新。屯戍碁布。放牛解戈。宛然中夏之風云。
山人張佳胤曰。蜀當三面夷。而都夷則諸夷嚙矢也。
都夷平。諸夷且保首領不自給。所與宣布。天子威
靈銷全蜀未萌之亂者。公之伐也。某方謝事。自幸江
山無恙。日與諸父老子弟樵漁其中。所以拜賜者不
淺。謹颺言作頌萬一備平戎之雅云。頌曰。赫赫有明。
逐夷成夏。如陽當天。以啓長夜。累聖十世。歷祀二
百。運隆恬熙。民浴膏澤。於惟今皇。生而神靈。垂衣
嗣服。萬國其寧。海波不揚。炎方廓清。北盡沙漠。空無

王庭。蠢茲熨童。敢爾稱亂。跳嘯潢池。負固作難。烏聚
鼠竊。剽行自如。塗炭六邑。田廬爲墟。夫不及耕。婦不
及織。旅無懷資。居鮮溫席。虐毒無辜。噬比扇豺。赭衣
白晝。倏逞倏來。惡貫旣盈。天厭其禍。帝哀蒼生。乃

眷西顧。宵旰靡遑。咨謀在廷。文武憲邦。讓彼冏卿。

帝俞冏卿曰。社稷材臨軒授鉞。汝往欽哉。公也奉辭。
爰整六師。侵于之疆。威德並施。轅門翼翼。有嚴號令。
蕃漢稽顙。恭聽誓命。赴赴桓桓。技擊張皇。戎不悔禍。
據險恃強。尺一蹙馳。多方仰攻。大帥趨之。十倍其鋒。

設間置伏。賊魄以奪。萬谷千巖。無險不割。首拔凌霄。目鮮全虜。都寨九絲。盡遊於釜。風聲艸靡。如霆如雷。拊降殲叛。生執渠魁。齒尸填壑。膏血成川。而城其完。而井其田。粵若漢鼓。與蠻始終。彼運凌遲。獲獻上官。帝曰忠哉。朕之肱股。列爵賞延。永載盟府。管虞之廷。百揆禹宅。誓師有苗。七旬而格。以方今日。何仲何伯。昔殷之宗。列星命官。伐彼鬼方。三年始安。以方今日。孰易孰難。過此以往。永奠梁益。人和地利。安如磐石。野無烽火。室有杼軸。居者擊壤。行者鼓腹。士敦詩書。

與文偃武先民有言西南齊魯鼎彝在國血食在梁
豈無戎雅敢備斯章。

書

上陳趙二相公論盜賊

川蜀盜賊

胤近得家書傳聞西鄉太平之間賊徒流劫中多白
蓮教亡命之輩聲勢甚大又兼忠萬地方黃中之子
近復倡亂道塗梗塞各州縣人民惶惑不事耕作蓋
懼盜賊流劫遂無固志也此皆因往年妖賊蔡百貫
殘破之後而亡命之人每每有報復之說今愚民見

得賊勢萌動，相顧驚駭，况各處城池不修，防守全欠。

此比而具

如往年蔡百貫陷九州縣之城，各掌印官有先期懷

印而逃者，有被賊擁入營中，而甘受辱者，賊之所至。

如履平地，及至事後論罪，俱從末減，而朝廷明憲，竟

作虛文，如此寬縱，地方何賴萬一前賊未滅，則今日

之事，尤可寒心。近又會戶部丘主事，原任富順知縣，

新自蜀中來，又云松潘番夷亦復騷動，竊惟巴蜀地

險而民貧，險則攻取甚難，貧則轉輸不繼，區區一隅，

惟此多故，此全在當事之臣，治國如家，及時遊會，制

之方萌。如果前聞是實。伏望明公貽書彼中當事者。嚴修武備。安集人心。已形之賊。刻期擒捕。如有失事。官負照依律例擬斷。慎勿似前姑息。以貽地方之害。增人心之憤也。鄉土之憂。有聞不敢不白。

與趙汝師宮贊

籌邊

載讀來書。籌度邊計。覆露生者良厚。南兵雖兼二人食。而驍健可守。土著軍大半疲于工作。近議罷雲中軍。而召集六部良家子。今募得二千七百餘矣。先給安家銀三兩。其兼食視南兵。類皆亡賴。卽厚廩曾不

能當須臾賭飲之費。或爲盜。或行乞。坐糜多餉。無資
戰守。遑遑談者皆曰。罷邊兵。練土著。今土著如此。生
且甫任。屬當祁寒。不可操。俟春和。督諸將訓練。以驗
可否。然後爲計也。薊鎮阻險。本可守。邊長一千二百
餘里。其修者足稱金湯。以數年工力。僅完什之三。役
軍有數。完限有期。以力計之。尚得十餘年。生竊謂當
西虜款塞之日。似當破格發帑銀。雇募夫役。併力修
舉。乘時完報。今太倉四寺積畜殷富。一聞邊臣請發。
輒作硜硜守財之見。不知積多必散。與其供無益。較

修邊孰宜也。此在廟堂定謀。主計協心。而後邊臣可
以注措。不則工不及完。虜不可測。不知其所終焉爾。
卽如近日議修山海關城。僅二萬金。而司計者難之。
事之掣肘類如此。門下忠誠爲國。乃敢吐布所云。使
回勒狀以謝。且暮當崑候不宣。

與張大司馬書

薊鎮虜情

尊諭叙遼左功。倘得不及胤。尤幸尤幸。加餉事不審。
大司農之意云何。八里鋪修工。專候明吉行。胤東巡。
肯與撫臺計議。欲處去歲犯黑谷關小阿不戶。此酋

素在喜峰馬蘭二路領賞業已密屬張臣且照常寬假令之不覺誘其近關而後擒之又一面屬李如柏於黑谷關多方備之今撫臺意欲以數千人馬而出塞三四百里搗巢此必不可者此豈草茂馬肥駐牧不定一也一出塞則玉石不分以失它夷之心而開釁二也且此小酋爲青把都部落一有殺戮則青酋必認以爲左右人而不肯休三也此事一行而難于結局四也况三衛乃祖宗二百餘年撫賞之人不空輕舉自撤藩籬以震動京陵五也以諸路兵力

而藏此小酋。誠如振落。但熟計前後之事。終非長策。只是近關。豈可撲則撲之。如不能撲。只斷賞嚴備之。以俟其內犯。而後舉事。則在我之名正。而彼亦無詞。若在黑谷關為之。尤為正理。且如逞日遼撫合勦之說。非不壯其謠謀。數月審度利害。此說徒動人聽耳。且薊鎮事。又安可與遼東並論乎。胤乃當局者。安敢誤國。古人舉事。貴謀勇相資。蓋不專尚勇也。謹復。

上蒲州張相公書

撫浙

公文人止也。而能定。昔兵之變。于呼吸間。公為令。時胤再啓浙中。今歲頗稔。人心大安。管兵皆皆訓練。亦

即具戰守之

皇明經世編

張居味集

撫浙

八

平露堂

頗相信。有犯者必治。勿敢異心。且日在營中教習武藝。出入有考。皆言較之往昔。散漫無統者不同。而杭中士夫每揣胤未發之意。恐有它舉。切切求免。蓋謂法度已行。人心已定之故也。胤尚不謂然。近日處州有白蓮教妖賊。皆因節年養亂之故。胤訪出即嚴行。道府擒其爲首者數名。杖死而暴屍于市。愚民始信其無他術。而自悔無知。一面出示。盡行諭散歸農。地方已大安矣。初道府具文欲行。上聞胤謂浙中自變後。訛言朋興。若再張皇。則乘機而惑人者。不知有

幾况此事甚易。治之于早。不過一應捕之力。即如鎮江近日之事。不過如此。各官鋪張甚大。可發一笑。胤之意只在修實政。黜虛誇。但求地方安靜足矣。浙省一切應復事。奈何一時司道更置。殆舊者既去。而新者不來。遂覺壅隔而難行也。

與部科論虜情書

虜情

連日以來。報東西糾合之說。紛紛不已。只在我備之。生于十八日回鎮。調昌保二鎮兵馬。分布貼防。西協以防小阿不戶挾賞之事。然後提兵東駐馬蘭松棚。

之間。以觀賊勢。向。往。此。時。諸。夷。聯。絡。邊。外。圍。獵。一。面。探。內。地。消。息。前。獨。石。報。西。虜。青。把。都。東。行。至。今。尚。未。見。虜。地。的。信。蓋。虜。賊。欲。大。舉。必。是。東。西。相。合。然。後。長。驅。缺。一。則。不。敢。也。今。內。地。備。之。可。謂。不。遺。餘。力。只。恐。備。久。而。怠。心。生。惟。此。一。節。當。時。時。申。飭。也。若。虜。衆。知。我。已。備。必。轉。而。犯。寧。前。寧。前。兵。馬。頗。單。薄。堅。壁。之。外。無。他。策。也。小。阿。不。戶。許。以。八。月。內。認。罪。開。賞。今。乃。乘。機。借。兵。于。西。虜。以。挾。賞。于。三。路。意。欲。哨。探。其。兵。力。何。如。若。果。可。乘。當。誘。而。殲。之。但。恐。兵。力。衆。大。又。不。能。也。

念頭如此。亦不敢自謂能了此事。知臺下東顧甚殷。草草布聞不宣。

碑

建修獨石三城碑

建修獨石城

國家之有宣府。其右肩乎。宣府之有獨石。又不啻北門鎖鑰爲也。當宣德嘗薛陽武行障塞。疏言大寧旣棄。開平寡援。遂徙開平於獨石。因甃石爲城。草昧之初。未盡地利。正統中。虜數入寇。八城並陷。虜得長驅。而有土木之變。則獨石之輕重安危可睹也。隆慶辛

未、大酋款塞，稽顙稱臣。迄今十有五年，邊鄙不豫，桑土豫徹，不穀往撫上谷，酋長滿五大，恃其兇狡，陰嗾婿銀定，竊犯雲州諸堡，因而閉關問罪，挾計中阻。乃從張家口，悔禍自贖，刑牲而盟，邊事益寧。不穀乃周行塞垣，小者堡，大者城，崇墉仡仡，櫛比相望，然論要害，孰與獨石，猶之乎薛陽武所擊基也。不穀愀然拊膺，顧巡道僉憲劉公葵而歎曰：諸臣經畧不遺餘力，何置獨石度外，豈以逼虜而工不易終耶？若失此崑化爲區脫，是大憂也。相與計度，遂會督府鄭公上疏。

其略曰。臣頓首。陛下不以臣爲不肖。授臣以疆場。竊見獨石三面鄰虜。僅有半壁店。猶兒峪二堡。通南路一線。爲獨石咽喉。獨石城故卑薄。歲久且有復湟之漸。二堡又皆斤鹵。不可恃。今藉威靈。罰制酋首。無敢奸命。三城之役。宜以時舉。若城獨石而弃二堡。不如無城。夫取諸步軍。工食取諸班價。糧廩取諸正餉。期以四年。不徐不亟。可報成事。疏入。下大司農議。報可。會不穀入貳本兵。泰安蕭公來代。經始於萬曆十年某月。獨石城長一千三十一丈有奇。砌以石。累

以礮視舊城增一丈二尺。共高三丈五尺。外增敵臺一座。並牆共五十八丈。大小城樓十六座。廳事十八楹。南門楔棹一座。省糧二千五十六石八斗有奇。銀一千五百十二兩八錢半。肆店長一百十七丈。高如之。本堡產石。盡以石易。增修大小城樓八座。猶兒峪長二百九十三丈九尺。高如之。增修大小城樓十座。省糧七十九石有奇。銀二百十三兩五錢有奇。以萬曆十二年某月工竣。屈指而工僅三年也。報成疏聞。蒙別有優錄。兵憲劉公屬叅將麻承勳。礮石馳材。

官檀州以記請。惟茲三城之議。不穀實勅之。幸觀厥

成。安得無言。嘗聞春秋重力役。有城必書。有築必書。

凡以明不得已爾。築邊牆不如修城堡此不易之論邊城爲華夷大防。所謂不可已者。

莫大於是。今三城之役。完不俟期。用不盡財。樓櫓雉

堞。翬飛鼎峙。辟之家然。獨石藩籬也。宣府堂皇也。

京陵奧室也。一固舉固。謂獨石係天下安危非耶。夫

中國而城外夷所忌。往不穀馳使虜王俺答。則對使

者言。爲我謝太師。聞內地亟治邊牆。壻猶隄也。以數

千○百○里○計○安○能○尺○寸○而○固○之○一○潰○皆○潰○莫○若○繕○城○城○

皇明經世編

張居林集

建獨石十一

平露堂

固我虜卒未易破也。不穀心德之。又聞築三城時。虜酋青把都與其姊太松咸具牛酒享士。夫虜人以所嘗試者。而授我以要領。以所深忌者。而樂爲之勸事。前代城邊者多矣。以詩書所稱。不穀則未之聞。荷歟休哉。篳路藍縷。以啓茲城。實惟諸大夫將軍拮据之力。然非國威震疊。令夷狄革心。恐諸大夫將軍亦無所措手。不穀且有私憂焉。古之言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蓋言險不勝德也。今三城城矣。其將以邊事歸城耶。抑將因城以治內也。如城可恃。爲漆爲金。至今

安在。又如天以塹之。美山河以固之。南北斗以形之。曾不救於敗亡之數。惟是諸大夫將軍。毋忘文德。洽此武功。則古人所稱申伯良翰。李勣長城。不穀誠望之矣。是役也。制府鄭公洛。始終持議。克壯大猷。中丞蕭公大亨。威懷茂彰。文武用命。兵憲劉公葵。夙夜經營。心力獨勞。故將軍麻公錦。與其子叅將承勳。父子戮力。虜畏軍懷。戶部郎中趙公以康。韓公取善。先後給餉。鼓舞衆心。其他效忠趨事。不盡紀。別具碑陰。銘曰。北蔽上都。南引上谷。維石巖巖。而名曰獨。內夏外

夷茲焉縮轂。三城不備其破若竹。以經以營。乃事版築。閣閣登登。萬堵斯興。一城二堡。爲鼎爲朋。龍門金閣。高厚並稱。在易有言。設險守國。衆心成城。天府四塞。大鎮雄圖。屏翰朔北。所恃伊何。武功文德。母曰來王。弛而不張。龍盾交輶。允矛烏章。扁臣糾糾。小戎彭彭。百具孔武。莫之敢侮。石乎千秋。城乎萬古。敬告邊臣。同心報主。

記

勅修巡關察院記

巡關察院

古之爲關，譏暴而已。迄于戰國，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以拒胡。秦漢與唐因之，而關政滋重。五代時，山前後州俱入胡，歷三朝五百年，以僭奄我中夏，是捶隄之道疎，而禦侮之任弛也。我明開天，日月再關，聞風突凜，諸夏統一，雖有遺孽，竄伏而大駕犁虜庭者三。爰徙大寧，弃開平，豈猶元朔之朝，割造陽地而防其斗辟，易達胡耶？繇此浸浸不逞，遂遣大卿督撫，未已也。又察之以部使者，界黃花而剖之，則京陵居中，西至于龍泉，東至于山海。

兩部使旗鼓相望職列于掌故名題于貞石有賢否

幽明其人可知也隆慶庚午罷兩關帶於巡按壬申

御史梁公許疏入請復皇上即位罷如初尋遣大

卿兼閱科臣繼之癸未御史陳公性學又疏乃議歸

於一簡書封章其事可攷也不穀忝督疆場視兩

關如軸一切邊政皆得參與未議當其時兩關並建

顧東事急西事緩如縣衡莫爲之權何以明輕重之

等並建非也並罷亦非也自虜王款塞後內地載寧

如倒馬故關真定餘力可及遂捐此不急而專力以

其利害何如也

今是關之差復停罷矣不知

籌三衛。上紆。非顧之憂。大臣策事。可謂無遺矣。第復官以任能。上贊國謨。省官以輯衆。下屬民隱。此非兼材。何以當之。乃有蘇公其人者。蔚爲臺望。慎選而任之。事有類於創始。政必合乎人情。振飭邊防。延問商民便苦。軍士懷之。夷虜畏之。封疆之吏。爭相勸勉。虜犯必創。吏蠹必懲。自有開政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明效者。計公當及瓜矣。邊人咸願借蘇公一年。不穀方欲謀所以留公。會。朝廷以閱視之節假公矣。巡關故有院。今爲巡青使者居之。公乃庀公帑。購民舍。

於趙府街北。繚以垣。正堂三楹。門增其二。翼以東西
房各三。儀門後堂稱是。經始於甲申正月。工迄於某
月。日用錢若干緡。公不鄙而問。記於不穀。不穀竊敢
爲之言。古者天子歲巡稼。所以代天之工。至代以使
臣。邊務工莫大矣。草昧既定。武備弗忘。征伐自出。典
稱大閱。章皇行之。雅歌喜峰之凱。睿皇行之。則
蒙土木之塵。寧若我 皇上端居北辰。七政隨杓以
旋。四夷解辯而貢。慶 九五之尊且安也。公首受事。
代 一人耳目。贊 天之視聽。勸懲百辟。用保我

京陵萬世之業。按九邊者衆矣。茲院實爲之樞焉。不
穀嘗聞考諸天文。執法柱史。列于微垣。天關一位。在
五車下。是當輦轂之旁。臨天街之衝。屬趙之分。其占
應在邊關。公殿中執法也。職主關塞。足以當之。又按
天漢左起箕尾。而燕爲天府之區。地軸右闢昴畢。而
趙爲地府之雄。自東徂西。綰轂於此。茲院也。居在燕
府而銜以趙。府名足以當之。天象且符。何況地宜。此
非偶然之故矣。然言有幸而中者。不穀敢爲佞乎哉。
客謂之善頌。用載其言以賀公之落成。公名某。字漢

傑、吳之太倉人，萬曆丁丑進士

序

大司馬大總制範溪鄭公制虜圖序

制虜

自辛未之歲，大酋俺荅奉珍請稱外臣，於今十又一年，此皆漢唐和親所不能久者。我明始得上策云：先是議款，時俺酋弟老把都者居近上谷塞，駕驚不可制。於是策事者稍示招徠，中之以餌，彼謂中國奇貨可居。已而老酋歿，五子皆強盛，獨滿五大者悍黠稱少愛子，盡有其父鐵騎精銳，乃乘我所不欲抗者。

陽挾而陰利之。歲以爲常。遂有謬揣當宁意指。巧爲
恫喝。謂不空拂虜情。卽大費縣官帑藏。猶愈於軍與
也。邊臣往往若執玉然。惟恐失之。自是虜計日得而
上谷事稍稍難矣。己卯秋。範溪鄭公用左司馬領三
鎮節鉞。以總師來。不佞在禪起家。以撫上谷來。不佞
竊憂之。顧腐儒也。無所從事。乃西走陽和。問計安出。
公不覺席之前而歎曰。諺有之。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我輩受主上付托。茲當改易絃轍之會。不則清淨
畫一。非人情乎。第虜之欲無窮。我之應日誦。而今大

司農金錢若洗。如國事何。不佞受笑而退。然未有機也。庚辰八月。滿酋陰令部長。以入賴掠屬夷。嘗我。請於公擒之。至今北路安枕。夜戶可不閉。滿酋則日鞅鞅也。今年三月。自擁精騎千餘。要獨石金帛。又嘗我公。馳檄大將軍環甲待之。不得徇故事。有所濫予。滿酋竟失意去。則愈不自得也。六月。又令部長銀定。帥眾潰邊。有所鹵獲。公聞而抵書不佞曰。羯奴狂詐。剝床及膚矣。豈空仍舊養亂乎。乃與不佞上書言。臣待罪封疆。它無所建。樹獨不敢欺罔。天聽今虜輕視。內

此○邊○臣○積○習○雖○有○才○者○不○克○

地要挾非一。若不嚴修戰守。閉關問罪。則邊計愈左。臣惶恐死罪。疏入。天子假公便空。公遣辯士往諭大酋禍福。因與各酋申明要約。且檄大將軍治兵謹。埃以觀其變。諸夷咸歸怨。滿酋悔禍。稽顙叩關請死。且叩銀定肉袒鑽刀。指天盟誓。願寬一死。贖以駝馬牛羊。共一千九百六十八蹄。疏入。上嘉之。免死。開關受貢如例。仍賜大酋以下象龍裏蹄有差。而以公之功。宣付記事之臣。諸酋乃貫魚獻馬。馴謹待命。無敢譁者。於昔華夷數萬。嘖嘖讚歎。咸謂古今未有之。

事。非公之伐歟。故事。貢市成。三鎮文武將吏張筵前
壽。而上谷民部趙君某。大將軍麻君某。少叅劉君某。
僉憲劉君某。副總兵董君某。念奇績不空泯泯。且當
公岳降之辰。乃繪圖上壽。三進酒。而請不佞侑之以
言。善乎古人之言曰。有非常之材者。必有非常之功。
上谷之勢。窮於極重。正非常時也。假令封疆之臣。懼
非常之不能必濟。而牽於恫喝之說。則養寇而禍大。
此忠臣謀國。成敗利鈍。則置之矣。公之勛在盟府。澤
在地方。惟不習常。而後功亦不常有於世。故曰非常。

之材也。旦夕庸功在奏。形弓圭瓚之錫。行且及之。如
不佞者。竊公餘波。得以寡過。亦厚幸矣。不佞二載治
上谷。受功德甚大。故獨言上谷事。若公之勞烈。著在
山雲者。尤偉。彼自有能言之者。無所事不佞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